

敞開的門

雜誌

A close-up portrait of an elderly man with white hair, wearing a dark suit jacket, a light blue shirt, and a patterned tie. He is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camera with a slight smile. The background is dark.

安得烈弟兄：神的偷運客

1928 - 2022

神的偷運客： 美好的仗已經打過了

為甚麼要誠惶誠恐地生活以期安渡餘生呢？

敞開的門創始人安得烈弟兄顯然不是這樣，相反，他勇於信靠並跟隨耶穌，不惜置身於危險之中。他為畢生所服侍的受逼迫信徒留下了異象、信心和永恆盼望等寶貴的屬靈遺產。敞開的門為他非凡的一生感恩稱謝。

安得烈弟兄20歲時，在熱得令人發昏的荷屬東印度群島戰場上作戰。他的部隊中了埋伏，一顆子彈穿過了他的軍靴，鮮血朝外直冒，腳踝骨碎裂了，朝陽般的人生完蛋了。

他說：“我素來目空一切、自視不凡；如今若是讓我跛著腳活下去，這樣的命運豈不是慘透了！更要命的是，我才20歲，但‘冒險’兩字已經跟我沾不上邊了。”

很快他就發現事實並非如此。在康復醫院，安得烈第一次翻開母親給他的聖經，神的話語竟令他停不下來，他把自己交托給耶穌，一段意想不到的冒險之旅從此展開。

在冷戰期間，安得烈弟兄偷運聖經進

去鐵幕國家，因而獲得“神的偷運客”稱號。他經歷過無數的驚險場面，多次在掌權者手中脫險。他私下與幾個極端組織的領導人會面，冒著生命危險為中東受逼迫的基督徒發聲。

每扇門都是敞開的

安得烈弟兄常說：“我們命名為‘敞開的門’是因為我們相信 - 所有的門隨時隨地都是敞開的。只要你願意去，不擔心回來的問題，每扇門都是敞開，可以進去宣揚基督的。”

安得烈弟兄於1928年出生於荷蘭哈爾德韋克，年幼時正值德國納粹勢力的鼎盛時期。1940年，德國士兵佔領他的村莊，安得烈弟兄自己發動保衛戰。他從母親的廚房裡偷到嚴格配給的白糖，將其倒入中尉車子的油箱中。為了要巡邏兵來追，他竟故意等到他們走近的時候才點燃煙花鞭炮。

**“當祢在地上的時候，
祢曾經開了瞎子的眼。
如今，就求祢蒙蔽那些
檢查員的眼。”**



仗終於打完了，安得烈弟兄也快18歲了。他父親要他選好未來的路，他說：“我要換個新環境，擺脫那老舊落伍、定了型的思想。我要離開哈爾德韋克，到外面打天下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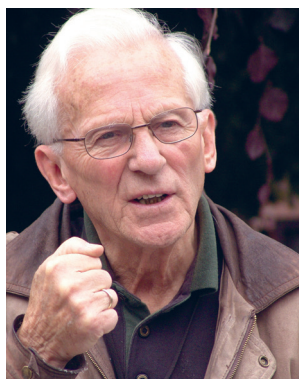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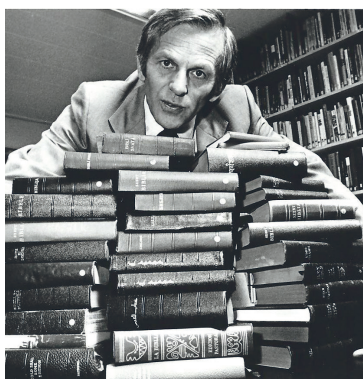
探險之旅

18歲的他決定從軍。那時東印度群島的荷蘭殖民地（現為印度尼西亞）嚷著要獨立，他加入了荷蘭軍隊，雄心壯志要平息叛亂。母親給他的聖經都被塞在行李袋底，此後便把它忘了，直至等待康復的時候。康復後，安得烈弟兄回到荷蘭，成了一名虔誠的基督徒，並決意要成為宣教士。

“安得烈弟兄總是喜歡做獨特且不可能的事情。”

安得烈弟兄在格拉斯高的環球福音會接受為期兩年的裝備。1955年，他已準備好進行他的第一次冒險 - 此趟旅程成就了“敞開的門”的誕生。他從阿姆斯特丹乘火車到華沙參加全球共產主義青年大會。他的行李箱裡裝滿了不同文字版本的基督教傳單，在鐵幕後違規派發。

在波蘭，安得烈弟兄發現，在鐵幕背後的教會是那樣被孤立的，他們極需





要鼓勵。星期日，他在一個凋零的小教會講道後，牧師對他說：“你來到我們這兒，更勝於宣講十篇道。即使你今晚上一句話都沒說，光是看到你，我們就會覺得是夠寶貴的了。我們這是一場爭戰。在這場爭戰裡，我們常有一種孤單的感覺。”

堅固餘民

“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的”（啟示錄 3:2），安得烈弟兄在波蘭被這節經文緊緊抓住了。他意識到鐵幕後孤單、被邊緣化基督徒的巨大需求。在接下來的幾年，他訪問了捷克斯洛伐克、南斯拉夫、匈牙利、東德、保加利亞、羅馬尼亞和俄羅斯。

由於教會在獲取聖經和表達信仰的權利受到當局限制，他便駕駛藍色的

福斯甲蟲車穿越歐洲，偷運數以百計的聖經鼓勵和堅固教會。在每個國家，安得烈弟兄常常聽到在波蘭首次聽到的話 - 教會感到孤立無援，他的陪伴對他們來說意義重大。

“由於他對所有人的真誠 關心和愛，他獲得與他們 對話的權利。”

安得烈弟兄第一次偷運聖經越過邊境時，說：“主啊，我要把車裡這些聖經跟單張帶進去給祢那邊的兒女們。當祢在地上的時候，祢曾經開了瞎子的眼。如今，就求祢蒙蔽那些檢查員的眼。”今天“敞開的門”人員通過海關的時候，仍然這樣的禱告。而安得烈

弟兄一生從未被抓。

鐵幕倒下後，安得烈弟兄獲得一份斯塔西（前東德國安局）的報告，篇幅長達150頁，報告裡詳細敘述了他在蘇聯和東歐的工作。他驚訝地發現，他們對自己雖瞭若指掌，可仍無法阻止他的工作。

一百萬本秘密聖經

1981年6月，一艘承載著20名“敞開的門”船員的特製駁船，在夜幕低垂的掩護下，為在中國沉默地等候的教會運送了100萬本聖經。

共產主義政權崩解後，安得烈弟兄將注意力轉向席捲中東、波斯灣、北非和東南亞地區越趨暴力地針對基督徒的伊斯蘭勢力，他宣揚反對以惡報惡。

加沙基督教宣教團創始人及加沙浸信會牧師漢拿·馬薩德曾這樣說：“當年加沙被圍困，安得烈弟兄在我們中間一同鼓勵加沙受逼迫的教會。當時沒有基督徒願意和加沙的哈馬斯領導人會談，安得烈弟兄是首個跟他們會面卻沒有在信仰上妥協的人。我聽到他對哈馬斯的一位領袖說，人人都需要認識基督。他說如果我們不帶著基督的愛去找他們，他們就會帶著武器來找我們。由於他對所有人的真誠關心和愛，他獲得與他們對話的權利。”

**“我們命名為‘敞開的門’
是因為我們相信所有的門
隨時隨地都是敞開的。”**

1967年，安得烈弟兄出版了他第一本書《奉天承運》*God's Smuggler* 詳細描述了他在鐵幕背後的歲月。它迅速成為了暢銷書，以35種語言在全球發行超過1000萬冊。此後，他又寫了16本書，講述他的生活、工作並為受逼迫基督徒發聲。





鼓勵教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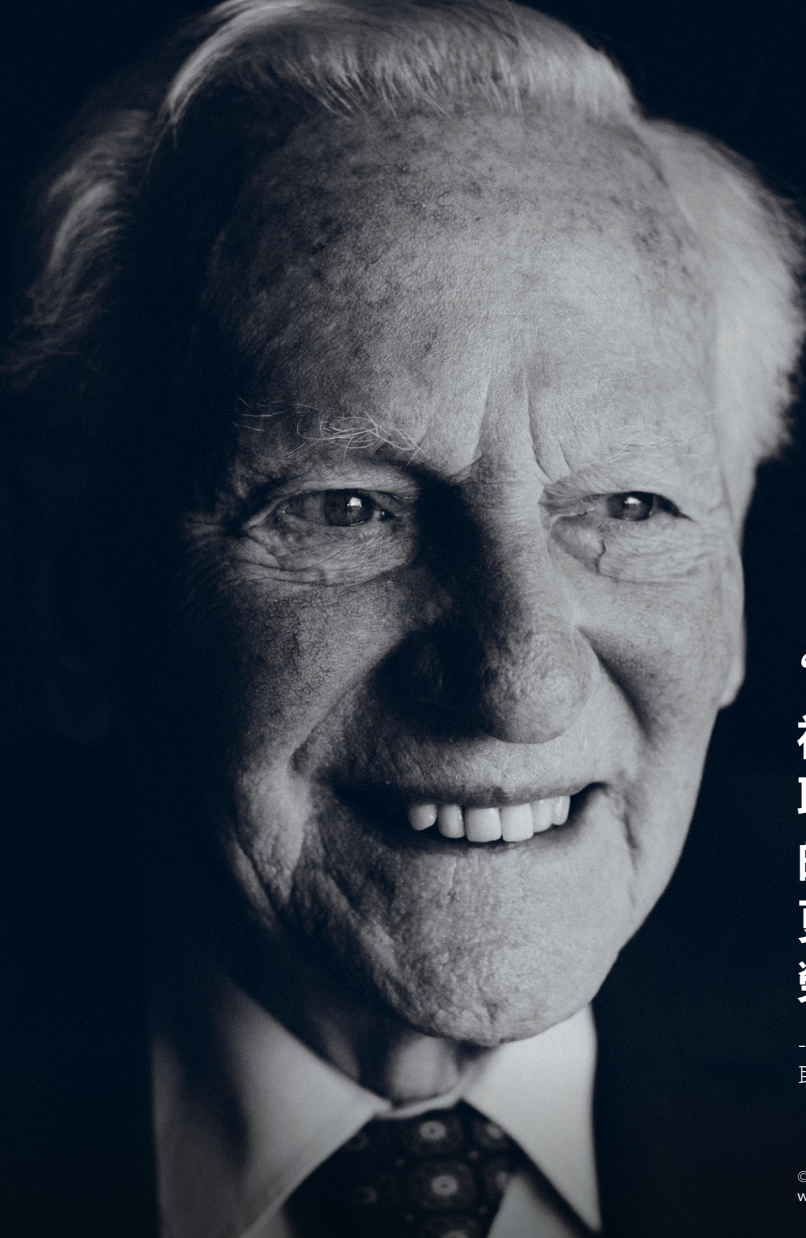
他以89歲高齡踏上最後一次旅程，其中一站是他心愛的巴基斯坦。巴基斯坦之行是一次私人旅程，除了探訪一眾老朋友外，他也交了不少新朋友。他貫徹始終，此行鼓勵了不少當地教會。一位教會領袖說：“我們感到疲憊、痛苦和厭倦，我們都期待著他來。看到他和他的朋友們，這提醒我們，我們沒有被遺忘，也不孤單。眾肢體很愛我們，這一次，是由安得烈弟兄充當大家的代表。”

敞開的門的創始人總裁約翰·康潘仁說：“當我想到安得烈弟兄時，我想到了另外兩件事。一，他是開拓者，總是尋找新的和獨特的東西。二，他是

先知。很多時候，他分享天馬行空的主意和想法；但幾年後，我們發現他前瞻的視野遠超我們。安得烈弟兄總是喜歡做獨特且不可能的事情。如果輕而易舉的項目，他就不感興趣。他會說，‘這個任誰都做得到啊！’然而，當他聽到‘不可能’，他就非常興奮。”

從西印度群島打仗歸來後，安得烈弟兄在一家巧克力工廠工作，與妻子可侶邂逅，兩人在阿克瑪結婚，開展59年的婚姻生活。可侶出生於1931年3月，於2018年1月23日在家人陪伴下離世。

安得烈弟兄留下了5個孩子、11個孫兒，以及他創立的團隊 - 敞開的門。



“有比
被稱為
耶穌基督
的門徒
更大的
榮耀嗎？”

- 安得烈弟兄
耶穌基督的門徒

© Renske Meinema Photography
www.renskemeinema.com

我們是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 (根據《稅務條例》第88條)。

敞開的門香港有限公司

香港, 旺角郵政局, 信箱78516號

台灣, 23499 永和郵局, 44號信箱

(電話) +852 3525 0820 • (電話) +886 905914770

(WA) +852 5608 8729 • enquiryhk@od.org • www.opendoors.org.hk



@opendoorshk

 敞開的門

官方網站

